

專案質詢

8-1-6-0434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

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4 日印發

案由：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行政院長陳冲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，有關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唯一可能的選項是像馬來西亞一樣，在境內建立一個虛擬的境外特區。陳院長所指的特區，這十多年來亞洲經濟早已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，業界從獲利的角度希望運用更廉價的外勞，可以理解，但政府決策者豈能如此短視？這十年政府高層經常強調這是一個知識經濟的年代，台灣必須藉由技術進步來創造附加價值，台灣未來產業的發展還要靠廉價的外勞嗎？甚至想做為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的巧門，違背現代人權思潮。本席認為，政府決策者可以一邊談知識經濟、產業升級，一邊卻仍難以擺脫特區、外勞的思維，如此視政策如兒戲，台灣經濟未來如何逆風高飛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台灣早年受惠於加工出口區、科學園區，透過這些特區的特殊安排，使得台灣產業競爭力大增。但隨著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崛起，學習台灣的特區模式，台灣特區的優勢逐漸喪失，於是有人轉而建議設置一特區，引進大量外勞並且與基本工資脫鉤，他們以為藉由外勞這一低廉的勞動成本，可以延續台灣的競爭力。殊不知台灣已走過低勞動成本的年代，想透過引進外勞來提升生產力，非僅會遭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的質疑，並且也無助於台灣長期競爭力的提升。特區是發展中國家集中資源提升競爭力的一種設計與安排，近半個世紀以來，台灣、韓國、大陸等亞洲國家，都藉特區取得了極大的成就。但綜觀各國的經驗，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，特區即應功成身退，資源的分配宜交由市場決定，不需要再以行政權強加指導。因此放眼全球，少有已開發國家還像台灣如此念念不忘特區的好處。
- 二、台灣不能忘情於特區，除了希望在特區內享有賦稅的優惠，念茲在茲的就是希望引進更多外勞，並且讓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，以降低勞動成本。持平而論，如果 1990 年代初期提出

這樣的想法，依當時亞洲競爭大勢，還說的過去。但今夕何夕，這十多年來亞洲經濟早已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，台灣還要用這種特區的老思維去因應全球競爭的新態勢，實在不可思議。台灣這十多年來不斷有人建議設置特區，1996年研擬營運特區的目的，即是著眼於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，希望藉由特區突破兩岸未能三通的困境，以讓產業根留台灣。這樣的特區有其策略上的考量，雖然功敗垂成，仍顯示那個年代的政策規劃者確有遠見。但如今兩岸已經直航，兩岸人員、貿易、資金往來皆已逐漸正常化，當年特區所要追求的目標已然實現，設置特區的正當性已經消失。惟讓人無法理解的是，業界及政府依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再把特區的議題炒熱，而特區所殷殷企盼者正是提升外勞引進比率，及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。

- 三、業界從獲利的角度希望運用更廉價的外勞，可以理解，但政府決策者豈能如此短視？台灣去年人均所得已堂堂邁入兩萬美元的水準，台灣未來產業的發展還要靠廉價的外勞嗎？這十年政府高層經常強調這是一個知識經濟的年代，台灣必須藉由技術進步來創造附加價值，但令人嘆息的是，決策者可以一邊談知識經濟、產業升級，一邊卻仍難以擺脫特區、外勞的思維。如此自相矛盾、左右搖擺的態度，實在是台灣經濟發展的致命傷。今天政府決策既乏破釜沉舟的氣概，遇事唯唯諾諾，號聲忽東忽西，政策各彈各調，一碰上選舉又即興式地開出一些連自己都還不知為何物的支票，如此視政策如兒戲，台灣經濟未來如何逆風高飛？
- 四、就以去年在總統大選期間，馬政府當局不斷對外表示將設置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於高雄一事，當時馬英九總統、吳敦義院長等政府高層大談特談，惟其內涵究竟是什麼？有時說是保稅區，有時又稱其為自由貿易港區及加工出口區的擴充，有時又說是為了加入 TPP（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）。綜合這些談話，真可謂是牛頭不對馬尾，往往讓人不知所云。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於大選之後由經濟部移往經建會，經建會擬以一年時間，研究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政策目標，再據此進行相關法規的鬆綁。但最近各方已迫不急待想把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等議題都放進裡面，逼得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大嘆：「自由經濟示範區又不是大滷麵。」也凸顯去年大選時執政者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如何的急就章，如何的不成熟，這實在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態度。須知，國家經濟政策何等莊重，豈可在沒有全盤評估之下，信口開河，胡亂吹噓？這豈非視國家經濟政策如兒戲？
- 五、台灣今天的經濟真的需要特區嗎？為了加入 TPP 真的需要以特區來試點嗎？依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的規範洽簽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，允許台灣用試點的方式辦理嗎？這些都得詳加評估其利弊得失。馬總統已經沒有連任壓力了，一切的政策自應從長期著眼，而若以長期著眼，台灣還需要自由經濟示範區嗎？政府決策高層實應就此再作深切思考。